

碧空銀花

碧空銀花

“奔流”編輯部編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本短篇小說集，包括十篇作品，選自“奔流”文學月刊和
前“河南文藝”。其中有些是刊物上質量較高的作品，發表後會獲得
讀者的歡迎。這些作品反映了戰士、農民、機關幹部、小學教員各方
面的生活，揭示了新與舊的鬥爭，歌頌了新人新事，創造了比較鮮明
的人物形象，體現了一定的思想意義，讀過以後能給人較深刻的啓發
和較飽滿的感受。

碧 空 銀 花

“奔流”編輯部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壹號
地方國營洛陽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

豫總書號：752

787×1092 1/32 · 5 3/16 印張 · 109,500字

1957年9月第1版——195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 7,331冊

統一書號：10105·119

定價：0.50元

前 言

1957年1月，“河南文艺”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改为“奔流”文学月刊。半年以来，“奔流”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现在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十篇小说，除“她开始了生活”、“两布袋稻谷”两篇系选自前“河南文艺”外，其余八篇都是从“奔流”选来的。

这个集子里的作品，反映了我们现实生活的几个方面，创造了若干人物，体现了一定的思想意义，读过以后都能给人以启发和感受。“碧空银花”反映了我们过去反映不多的空军部队的生活，给人以新鲜之感，其中对于新战士张永勤的成长的描写，是能够使人感动的。“笔”和“除夕曲”都是反映的机关干部的生活，描写了新与旧的斗争。“在平静的日子里”反映了小学教师的生活，作品深刻地揭露了伪善者赵主任的丑恶的灵魂，描写了女教师秦志敏的善良与纯洁。“两个村干部”、“和好”和“两布袋稻谷”都是反映的农村生活。“两个村干部”用对比的手法刻划了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和好”描写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先进与落后的斗争，作品对于婆媳二人的描写是比较真切动人的。“两布袋稻谷”通过一个盗窃事件描写了几个人物。“她开始了生活”、“未征得作者同意发表的日记”是写爱情的。“她开始了生活”对一个死了丈夫又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农村妇女的精神状态作了细致的描写。“未征得作者同意发表的日记”也是写的一个丧失了丈夫的青年妇女的生活，对主人公的性

格作了刻划。“好”是一篇散文，作品勾出了一幅农村的风俗画，亲切而热情地歌颂了合作化后农民的幸福生活。

当然，比之我們偉大的时代，比之我們丰富多采的生活，这些作品的深度都还有限。但是，这些作者都是青年，正是在党的文艺方針的指导下，他們提高思想，深入生活，勤奋写作，才創作出这些作品，获得了一定的成績；完全可以相信，經過不断的努力，他們是能够写出具有深厚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艺术上成熟的作品来的。而我們所以选編这个集子，一方面是为讀者提供一本讀物，一方面也正是为了展示一下一定时期我們創作上所获得的成績。

最后要說明一件事，“奔流”上还發表了一些較好的小說，但由于作者已把他們的作品自行編选成書，为免重复，我們就不选入了。

“奔流”編輯部

1957年7月

目 次

前 言.....	(1)
碧空銀花.....	曉 汀 (1)
★筆.....	苏天祺 (27)
她開始了生活.....	于秀峯 (38)
★除夕曲.....	徐 慎 (47)
兩個村干部.....	馮金堂 (65)
★未征得作者同意發表的日記.....	公孫望 (76)
在平靜的日子里.....	張世芳 (94)
好.....	張有德 (120)
和好.....	乔典运 (131)
兩布袋稻谷.....	李文元 (148)

碧空銀花

曉 打

“同志們！傘的構造和道理就這些，大家看還有什麼搞不清楚的地方？”折傘員解開胸前的背帶，放下了沉重的降落傘包，掏出手帕一邊擦着額頭上的汗水，一邊朝着圍在他四周這一羣大都沒上過天的傘兵們望着。

屋子里靜悄悄地沒人吭聲，只有那頂棚上吊着的巨大的傘衣，被窗外襲來的南風搖曳着，悉悉沙沙地在發响。戰士們都聚精會神地盯着折傘員。有的眼睛里充滿着疑慮；有的似乎還在回憶中搜索着剛才聽漏了的地方；還有的已經流露出了不耐煩的情緒。折傘員被這種沉默弄得有點不大自然了，皺了皺眉頭，干咳了兩聲，眼光掃了一轉，又開了口：

“有啥不懂的就快提出來吧，別等到過幾天上了飛機還不知道該怎樣往下跳。”

這句話起了作用。課堂里頓時活躍起來了，三三兩兩地交談着：

“怎麼，就快跳了嗎？”

“可不，聽說就是下星期咧！”

“那，怎麼辦呢？……”

“喂！不許小廣播！”

“注意！注意！不要嚷嚷。”折傘員拉着嗓子好不容易才

把大伙的声音压住。“别在下面叽叽咕咕的，有问题就提出来吧！”

折伞员刚住口，六班一个面孔黑红的列兵就喊：“报告折伞员同志！”他左手捂着那宽宽的前额，右手指着从高处垂下那一蓬柳条似的伞绳发问，“你方才讲开伞的时候冲劲很大，要是绳子震断了咋办呢？”

“这伞绳恁般结实，别说你一个张永勤，就再加上三个也吃得住呀！”折伞员翘了翘嘴唇，感到问得有些可笑。

被叫做张永勤的那个新战士，张着两双失望的大眼睛，呆呆地望着伞绳。忽然，他好象发现了什么新奇东西似的，一会瞅着地上那个背包样大小的伞包，一会又仰望着那几个遮盖了整个顶棚的伞衣，心窝里象扯散了一团乱麻似的。他翻了翻薄薄的嘴唇正想再发问，但是，对面发出一个慢吞吞的声音截住了他。

“我有些搞不通，折伞员同志！”原来是五班一个新兵怯生生地在提问，“要是……要是这傢伙到了天上它不张开来，那可怎么办！”他朝着折伞员脚跟前的伞包担心地瞪着。张永勤和许多没跳过伞的新兵们都被这个问题吸引住了。

“那根本就不会不开的！”折伞员被大家一阵乱问搞得有些慌张了。

但是嘈杂声并没有平息下去，反而传播得更厉害了。

“那可不能开玩笑呀！得拿命去拼着干啊！”“谁知道它究竟开不开呀！”……

“你们怎么不相信科学，告诉你开它就准会开嘛！”折伞员有点不耐烦了，“万一主伞不开，还有备分伞呢！”折伞员显得十分尴尬，急得他脖子上的青筋都凸起来了。

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忽然一个宏亮的声音给折伞员解了围。“干吗这样乱烘烘的，还成个课堂吗？”大伙注意一看，原来是连长黄本同志，他在旁边站着好一会了。折伞员正愁着下不了台，连忙叫了一声“立正！”跑到跟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报告连长同志，二排正在进行伞学复习，请你指示。”

“你们刚才吵嚷的我都听到了。”黄连长不叫大家“稍息”就走进圈子里讲话。“同志们！这回上级首长交给的任务一定要坚决完成。老同志要保住咱们飞虎连这面旗子，新同志也要跟上来。咱们要勇敢顽强地跳，不要做胆小鬼。别担心什么伞开不开，只要下定牺牲的决心，就一定能完成这个战斗任务！”说着他把手一甩对着二排长说：“我看你们别在这儿说空话了，快到操场上练习去吧！等会要来检查你们的地面动作。”

于是，二排长马上整理好队伍，带出课堂，跑步上操场去了。

二

五月的太阳晒在脸皮上火辣辣的，夹着灰砂的热风迎面扑过来，真叫人难睁开眼睛。在这广阔的操场上，到处都是伞兵战士们在操练着。有的在练习“出机门”；有的在跳平台；还有的战士在旋梯上、在滚环上、在吊架上练习各种动作。三连二排的战士们站在操场东北角的操纵架旁边，正在让黄连长检查地面跳伞练习的动作。

“吴保岗！”

“到！”

“出列练操纵架！”

黃連長的命令剛出口，六班一個腰粗背闊的上等兵馬上
立聲出列，向連長敬了個禮，坐在操縱架下面的坐帶上，迅
速調整好身上的背帶，然後報告連長：“準備完畢，請首長
下達科目。”

二排長調整了一下隊伍，讓大家都能看得見吳保崗的操
作，接着黃連長就開始提問了。一連問了幾個問題，吳保崗
都不加思索地答上了。最後問他：

“現在是一百公尺的低空，從北面有風向你吹過來
了！”

“交叉操縱帶！”他一邊答問一邊掌握着操縱帶靈活地
轉動着身子。

“小伙子真不賴。”黃連長心裡暗地夸奖他動作熟練，
不禁回過頭朝着大家說道：“吳保崗同志動作潑辣熟練，應
該打5分！……”

“請等等，我還想問他一個問題。”

黃連長定睛一看，原來是副指導員鄧洪在隊伍後面說
話。連長被這突如其來的插話怔住了，但一想平時副指導員
那股認真勁，只好說：“那你就快問吧！”

“好！吳保崗同志，請轉過身站起來。”鄧副指導員走
到隊前發問了，“你剛才的動作做得都很對。但是還要告訴
我，風從對面吹過來為什麼就要用雙手交叉操縱帶！”

“這個……”吳保崗的喉頭象給什麼塞住了一樣。

“誰能回答這個問題？”停了一會，鄧副指導員向全排
發問。

“……”

黃連長在一旁見到鄧副指導員問得吳保崗目瞪口呆

汗，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暗怪老邓怎么恁地爱管闲事。不由得顺口说道：

“副指导员，现在咱们是检查地面动作，不是来讲什么道理的啊！”

邓副指导员一向对这位老战友和上级很尊重，佩服他的勇敢直爽，但今天听了他这话感到有些不对劲。心里想：战士们不重视还有可说，怎么你也是这样呢？正打算指出他的看法不对，可又一想，当着这许多战士面前争开了也不象话。只好克制住冲动，但仍很严肃地说：“好，等会咱们再来讲‘道理’，你继续检查吧！”于是就回队列后面去了。

黄连长注意到战士们一双双带着疑虑的眼睛，显然是刚才副指导员的提问所引起的。他也就不想再检查操縱架練習了，便命令二排长把队伍带到跳台边去。

下一个正好輪着張永勤。連長点了名叫道：“出列跳三級和二級平台！”

这时候，張永勤脑子里还在旋轉着副指导员的提问和課堂上沒關通的問題，听到叫他的名字，还不知干什么。旁边剛入列的吳保崗用肘碰了碰他的胳膊，挤着眼压着声說：

“跳平台呢，小伙子，該你表演啦。”面前就是那座用磚头砌成的跳台，第三級約莫有一人高，第二級就是举起手也够不着頂。再一想起他上一次跳平台的情景，心里不由得有点緊張起来。

“快出列，怎么搞的！”連長在催促了。張永勤才勉强地跑到队前畏縮地报告：“連長同志，我还不会跳呢！”

“呵，到现在还不会跳平台？”連長鼓起眼睛把这个矮小的新兵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胖胖的臉上緊張得微微發

紅，身板很壯實，腿和脚都挺得筆直不象有什麼毛病。于是他偏過頭叫道：“六班長，你們在干些什麼？鬧到快跳傘了，還有人不會跳平台！”

六班長何正祥今天心里正不好受。方才在課堂上見到班里的同志跟折傘員爭論，吳保崗又被副指導員問得傻了臉，內心象給貓爪子抓了一樣，昨天給支部送的“創優”計劃算是放了空砲，跟二班的競賽更沒希望得勝了。但一細想，也不能單怪同志們，好些道理自己也講得不很清楚呀！現在又見抽到張永勤跳平台，更感到糟了。果然，連長又對這件事很不滿意。於是只好硬著頭皮回答：“報告連長同志，張永勤同志才來不久，第一次跳平台沒掌握住要領，不小心把脚脛扭了，以後也練習得少……”

“哼，都讓你們給嬌慣壞了！平時只是空講‘道理’、‘要領’，你不讓他去跳怎麼學得會！”連長氣憤憤地打斷了何正祥的話，接着又對張永勤說：“這點高的平台都不敢跳，要從天上跳下來該咋辦哪！胆小就別來當傘兵，還算是青年團員咧！”

最後兩句話刺傷了這個年輕戰士的自尊心，圓圓的臉脹得更紅了。他昂起頭二話不說，沿着階梯爬上跳台第二級，然後側身向連長請示：“準備完畢，可以跳嗎？”

“先跳第三級，從低的開始。”站在后面的副指導員看到這情景，連忙跑到跳台下面，仰著頭囑咐張永勤：“不要慌，照着教員講的要領做就行了。”

張永勤站在三級平台上面，腦子里有些發脹，自從上回把脚脛扭腫以後，痛得他幾天走不動路，一直不敢再去練它。學過的要領已經記不清了，只知道上次是扭傷了右腳

輕，于是他左脚用力蹬离跳台，右脚一个大步就跨了下来。但势子过猛，身体有些前倾，踉踉跄跄地跌了兩步，几乎扑倒在地上。副指導員連忙扶住他。

“怎么样，脚沒扭着吧？”

这时張永勤才觉得右脚尖有些發麻，連着躁动了几下才算好受了些。嘴里喘着气說：“沒有什么。”可是臉上的紅潤已經看不見了。

邓副指導員見这光景不大对勁，走过去向黃連長建議：“我看今天別讓他再跳了，連基本要領还不会哩！”

黃連長見張永勤一股勁跳下来了，心里很得勁，認為剛才自己的話起了作用，沒料到副指導員又来扫他的兴。心想：今天老邓怎么專跟我过不去呢？打从指導員去學習后，俺倆一直很团結，平时在訓練方面他一向支持我呀！特別是听見他又提起什么“要領”，更不以为然。便回答道：“你总得讓我把他檢查完呀！剛才这不已經跳下来了嗎？只要有胆，二級平台照样也能跳。”于是又叫：“張永勤，接着来！”

邓副指導員很了解黃連長的脾气，知道跟他硬抬杠行不通。但一种强烈的責任感又促使着他不能不管，他只好很和緩但又非常郑重地对連長說：“我不是不讓你檢查他，剛才这一次不就已經檢查出来了嗎，双脚不同时着地，还触痛了脚尖。沒掌握要領硬叫他跳难保不出意外。”

黃連長感到副指導員未免有点束手束脚了，几时見到跳平台出过乱子呢！他主意已定就不肯隨便改。“你放心好了，出了岔子由我負責。”一面又催張永勤快跳。

邓副指導員見黃連長不听，心里很着急。一面为張永勤

担心，但又不願当面跟黃連長搞僵。他只好又跑去叮囑張永勤：“要沉住氣，別用勁過猛，注意并腿着地，腿要彎曲……”

可是張永勤哪里還能听得進去呢！剛才把右腳尖觸得生痛，直淌了一身冷汗，現在又升高了一級，下面黃橙橙的砂土反射着陽光，耀得他眼睛里冒金星。他只好半閉着眼，模模糊糊地記着副指導員講的幾句要領，貼着台階邊就往下跳。只聽見耳旁嗖嗖的風聲，“噠”的一响就着地了。腳掌踏下去的地方正好是一塊突起的干土，向后曲腿時就收不住身子，頭一仰過去就碰在跳台上。

“啊！”隊列里有幾個新戰士吓得叫出聲來。黃連長沒想到真出了亂子，心里也着急了。鄧副指導員忙着把痛昏過去的張永勤扶起靠在自己的膝頭上，解開他的傘帽細看了看，然後鎮靜地對大家說：“同志們別叫嚷，快去找副擔架來抬他到衛生連去。只是頭上碰了個疙瘩，看來不妨事。”

不一會，鄧副指導員領着六班長和一個戰士把張永勤抬走了。黃連長望了望二排戰士們一個個沒精打彩的面孔，心里也很悶氣。他向二排長揮揮手：“把隊伍帶回去吧，今天就到這里。”停了一會，自己也跟着上衛生連去了。

三

張永勤覺着身體一搖一晃的，好象躺在河里的小船上一樣。他睜開了眼，上面是藍藍的天幕，太陽已經鑽到云里去了，厚厚的云塊象烟團似的在移動着。

“原來是給人抬着走呀！”他朝前面一望，那不是班長嗎？“快把我放下來吧！”他到底喊出來了。兩手握住擔架邊沿就想坐起來，可是腦子里一陣昏眩，他使不出力氣來。

“快躺下，你腦袋碰伤了，我們送你找医生去。”是邓副指导员亲切的声音。

“哦，又碰伤了！”張永勤默想着刚才跳平台的情形，开始觉着后腦有些震痛。“唉！这次又沒完成任务。”内心积郁着一种比头上还要难受的痛苦，使他回忆起几个月来所走过的这一段路。

是今年春节后的第四天，这个19岁的小伙子就跟他的父母亲和未婚妻告别，随着乡里几个应征入伍的年輕人到县上集中。当听到上級宣布他們去学什么傘兵的时候，他腦海里就展开了一幅神異的圖画：身上穿着嶄新的軍裝，挂上威武的冲锋槍，就象小时候爷爷講故事里的天兵天將一样，在半天空里飄呀游呀！头頂上还吊着一把什么样的“傘”那該多有趣！还要到敌人背后去打埋伏哩！一定比干民兵强得多。来到部队里一看，果然，营門口就摆着兩架大飞机，高兴得他心眼里直想笑。老同志們还常告訴他許多跳傘的故事，他都听得入迷了，一心就盼着早点参加跳傘。就在半月前首長动员員进行“嘗試跳傘”訓練后，他在給小瑛的信里悄悄地写了一句：“我就快要成为‘正式的’傘兵啦！”

然而，当一个“正式的”傘兵却并不那样容易啊！首先得要胆子大。从黃連長到班里的吳保崗不都这样說嘛：“沒有天雷胆，莫来学跳傘；吃了豹子心，再来当傘兵。”难道我真是個胆小鬼嗎？他想起了今天連長对自己的責备。这个年輕人12岁上就跟着民兵队站崗放哨，前年防汛的时候，河堤快坍了，正是他和另外几个小伙子帶头跳到水里，而現在，怎么心里老是不宁靜东想西想的呢！一会担心傘繩不结实哪，一会又怕傘不开哪，更可恥的是連跳平台也沒勇气，

碰着点就不想繼續練習，真要叫从天上跳下来可怎么行呢！唉，这个“天兵”的確不好当啊！……突然他側了側身子，偏着头大声喊：“副指導員同志，你說，我還能成爲一個‘正式的’傘兵嗎？”

“別亂想啦，頭還在痛嗎？”鄧副指導員挨近担架旁邊走着，用手撫着他的前額。

“我沒有完成任務，我害怕了，我不勇敢，我不配做一個團員！”張永勤激動地責備着自己。

“安靜些，小張。”鄧副指導員把他的頭扶正，讓他的身子平躺着。從幾年來部隊生活的經歷里，他體會得到這個青年人現在的心情是怎樣的痛苦，而自己的責任却正是要幫助他把這種痛苦變爲奮發前進的力量。他激動地想着：我們在帶領什麼樣的戰士啊！全世界哪個國家訓練傘兵不經過多次的傘塔練習呢，只有我們才是一開始就叫从飛機上往下跳啊！要把這些踩慣了松軟泥土操弄鋤把的青年人培養成爲優秀的傘兵戰士，需要多麼堅毅複雜的勞動，需要怎樣勇敢頑強的精神啊！而自己作爲一個政治工作人員，肩上的担子又該是多麼的沉重。

“是的，當傘兵很需要勇敢。可勇敢不是蠻干，也不是天生的。要知道我們為什麼來跳傘，還要掌握技術……”鄧副指導員說到這里，已經望得見衛生連的房子了。他叫担架停了停，讓六班長先跑去通知一下，自己親手抬着担架走在後面。

“他講得真對啊！”張永勤覺着副指導員句句話都說到自已心坎上。“但是我過去思想上也不對頭。只想着飛在天上好玩，挂上紀念章漂亮，沒有想到是為了保衛祖國呵！”

他挖到了自己的病根子，心里又是轻松又是惭愧，感到自己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军帽上的红五星，脑子里的胀痛似乎被掩没下去了。

x

x

x

黄连长赶到了候诊室，看见邓副指导员正从病房里出来，急着问：“究竟怎么样？真把人担心坏了。”说着就要撞进病房里去。

“现在可别进去，医生说要让他先安静躺一会。”副指导员忙拉住连长，两人一同坐在候诊室的排椅上，“检查结果没发现什么坏症状。幸好他戴的伞帽保了险，脑子内部震动不大。人很清醒，刚才直嚷着要回去哩！医生说如果下午没什么变化，休息上两三天就能好了。”

黄连长松了一口气，没有应声。两个人静坐着沉默了几分钟，都在想着方才发生的事情。隔了一会，到底还是邓副指导员先开口了：

“老黄，今天我做得不对，要是我当时坚持不同意你叫他再跳，或许会避免这件事的。”他诚恳地望着连长，“自从指导员调去学习后，连里就剩下咱两个了。我常怕跟你争吵起来影响团结，对有些原则问题看法不同也没有及时求得统一……”

“你就干脆狠狠地骂我一通吧！老邓。”但接着他又嘆了一声，“不过张永勤这孩子也太嫩骨头了，真没料到他又摔在跳台上。”

“不，老黄，这并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这种蛮干的做法怎么会不出岔子呢！”

“哼，你说这是蛮干！”黄连长有点藏不住气了，“替